

心 安

——「我不是說普通的人類都能在高峯上生存。但一年一度他們應上去頂禮。在那裏人可以變換一下肺中的呼吸和脈管中的血流，在那裏他們將感到更迫近永恆。以後他們再回到人生的廣原，心中將充滿日常戰鬥的勇氣。」——
——「米開蘭基羅傳」，羅曼羅蘭。

江 盛

也許就是這一段話的蟄伏之故，每當一段規律而沉悶的日子之後，心中便沸騰着往山中生活數日的渴望。幻想著人煙絕少，流水不斷，空氣冷冽而清新的世界。而觸目所及儘是蒼松古木，浮雲和不斷湧起的山風。夜裏一燒起小小的營火，砌上一壺山泉泡成的好茶，伴着滿天的星辰而平安入眠。就是這樣的一幅圖畫，使我不斷的想法，不斷的前往。

開始自己籌劃登山野營之前，也是迷迷糊糊的先跟著登山社的活動東跑西討的。那時心理一點負擔也無，吃穿都是別人幫你打點，日程和交通都不需操心，不耐的只是人多、熱鬧太過。大上一跟著北醫山協在冬季的時候，造訪太平山。有趣的是半夜從羅東出發，搭著林道，穿梭而

上。有人在辨別天上的星座，有人在鼓動著歌唱，有人畏懼那呼嘯而過的風力。露天的車棚，像奔馳在縱貫路上的豬仔車，人人各佔一隅，各有所思。飄雨的時候，車也不停，你只有狼狽的拿起雨衣，稍事遮掩。六、七小時的車程，憋尿總是難免，看有人紅著臉，一幅急躁不安，像生什麼氣似的，八成是尿脹的難受。這時只要有人發難，往駕駛座的頂蓋敲幾下，司機便會巧妙的在轉彎處停車，男女各自帶開，那幅一字排開，熱氣呼呼的景像，始終印象深刻。想不到日後山協的活動，如從竹東往大霸尖山，從水里往觀高到八通關上玉山的行程安排，都是這種柴車的型態，午夜出擊而拂曉奏歌的方式。往往回到台北已是凌晨時刻。這種登山旅行方式，好處在於不花心思，且能

在短暫寶貴的假期時間，達到觀大山的機會。當然缺點更多了。

在這段「大軍團」的登山活動裏，確也曾深深懾於五山的雄偉壯觀，碎石坡前匍伏的圓柏糾纏著不知名的花花草草，只有身歷其境，才能攝入這幅瑰麗景緻。在往大霸尖山的路上，真正體會了古人所謂「松濤」之意，原來松林間，葉葉摩娑之音確有曲水之妙。一路的盼望，原叫大自然給騙了，不得不佩服先人的智慧。

開始自己嚐試登山，是和冠德兄一起合作的。他是那種沉默不容易令人理解的人，以他瘦小卻驚人的體力，獨異的愛著山岳。也是我所謂「考試在即，背包一上，逕往山中」的超現實主義者。牙醫唸了七年，還有「宿醉未醒」的嫌疑。我努力的灌輸他現實主義，他常回報我一些脫俗的概念，算是我的「一得好友」。

初期我們以兩男一女的搭擋，配有兩個爐子，一張帳篷，以較輕鬆的南橫三山（庫哈諾辛山（316m），塔關山（3220m），關山嶺山（3174m）為始，再進而登南台首嶽—關山（3666m）。繼而往中橫，伸向黑色奇萊（3605m），再往武陵略窺四秀。記得南湖之行，下了思源埡口，不到半小時的路途就被風雨吹刮的全軍（五人）覆沒，狼狽的逃往營墟暫住。靠魏曉瑞偷來的高麗菜充饑，回憶那晚莫名其妙的怪獸嚎聲，就不自覺毛骨悚然。除了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將南湖大山帝王之威的那次之外，其餘皆堪稱順利而美好。

中橫之山容和峽谷可勝南橫，但因開發過度，人車紛沓，遠遜南橫那份粗獷，絕俗而獨立的寧靜。「人皆欲有，我獨棄之。」的個性作祟，對於人煙罕至之處，吾特有一份鍾愛之情。天池和埡口之間，那片號稱「檜谷」的地

方，每株樹木都可成為國畫中山水裏的意境。也是攝影天地的好材料。高山植物和花朵的奇妙和繁多，是除了登頂遠眺之外，涵泳知識和性情的最佳寄託。

幾次的登山經驗，體認了登頂不是最大的目的，有意思的是山中的歲月，悠哉而閑適，品味高雅而趣味自在。迎著晨曦和露珠，輕裝往郊山化的高山一訪。趁著陽光的烘托，在冰涼的山泉裏泡洗一番，舒舒服服的和自然裸裎相見，羨煞劉伶阮籍之流。當夜幕佈滿了繁星的時候，暖暖的營火驅散了一些旅人的寒意，享用了豐盛的晚餐之後，點上幾根蠟燭，加上山泉砌成的好茶，無酒亦足令人醉矣。

山是可親的，但山的善變也是難以捉摸的。自己計畫登山，考慮和擔心的就更多了，伙伴的選擇，食衣住行各項細節和特殊情況的考慮都要想得到，一般郊山化的高山，其安全大都沒有問題，但是亦不能大意。登山之外，若能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，則更能豐富旅行的內涵。對山地文化和地理的認識可賦予登山更深一層的人文精神。而去除了一味的攻頂，無謂的匆忙和趕集式的登山俗態，對個人心靈的洗滌，身心的調劑助益極大。

八月以來，開始在馬偕見習，深深感到醫師這行業的忙碌、單調、壓力和無奈感。蟄伏於心的「理想國」，又模模糊糊的，似乎又在另一個遙遠的時空中向我招手，大氣裏有著「芬多精」的清爽，時可於如茵的草地翻跟斗，時而悠游於山泉奇石之間，往來不妨白丁，惟對大自然皆有一份敬重和愛護的心理。如同風吹古木，雨霑大地，山中的思想予我的啟示和洗滌，確實可使我在回到人生的廣原時，更有勇氣，至少更看得開。